

## 朝阳随笔

## 也谈偶像

徐智华

近期,一个个人气偶像人设的崩塌引发了人们对追星现象的思考,也让我这个70后想起曾经的追星年代。我的学生时代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文化市场空前繁荣。前有80年代的“文学热”,后有90年代盛极一时的“港台风”,还有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,“追星族”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称其为“族”的。

在那个资讯尚不发达的年代,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却各不相同。有人喜欢作家诗人,有人喜欢歌星主持人,也有人喜欢科学家哲学家……各有所爱。同学之间从不会因为偶像的不同产生隔阂,更不会因此引发骂战。你喜欢是你的事,我不喜欢也不关别人的事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,这些“偶像”无不珍视自己的形象,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公众形象。有很多演员歌手主持人,比如陈道明、刘德华、倪萍,从那个年代一直红到今天,成为德艺双馨的代表。

“偶像”原指宗教或迷信的人敬奉的用泥、木头雕塑出来的神像。人类先民最早崇拜的偶像包括了自然界的日月山川,还有神话传说中的诸多人物。后来,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英雄圣人也成为了偶像;再后来,在某些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也成为了被追捧的偶像。曾几何时,“偶像”的定义被严重窄化了,似乎已经特指娱乐圈的明星。粉丝互撕也成了不时出现在娱乐新闻中的事件。

无论是哪一个时代,都有自己的偶像。喜欢、崇拜偶像本也无可厚非,如何选择偶像才是关键。人是会下意识地去模仿偶像的,好的偶像会带给你积极的正能量,而不好的偶像则会带给你消极的负能量。

无论哪个年代,身为偶像,自律是首要的。且不说被万众瞩目的明星,即便是单位年终评选的先进都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,以免使荣誉蒙尘。

时下资讯发达,物质、文化生活都极为丰富,我们可选择的偶像也有很多。袁隆平、钟南山都是我们的国民偶像;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,苏炳添、全红婵也成为了全民偶像。他们或是始终心怀国之大者,成为国之栋梁;或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拼搏取得了优异成绩,为国增光。他们站在聚光灯下,站在领奖台上,熠熠生辉的不是一时的光辉灿烂,而是他们过去的每一分信念、每一滴汗水甚至是每一滴泪水,汇聚起来的巨大能量。

偶像的力量应该来自他的作品或成就,而不是无底线的炒作或者是无灵魂的皮囊。作为普通大众,我们应当明辨是非,理性选择偶像,而不是盲目跟风,成为盲从的“信众”,甚至沦为资本的帮凶。那么,你的偶像又是谁呢?

## 诗 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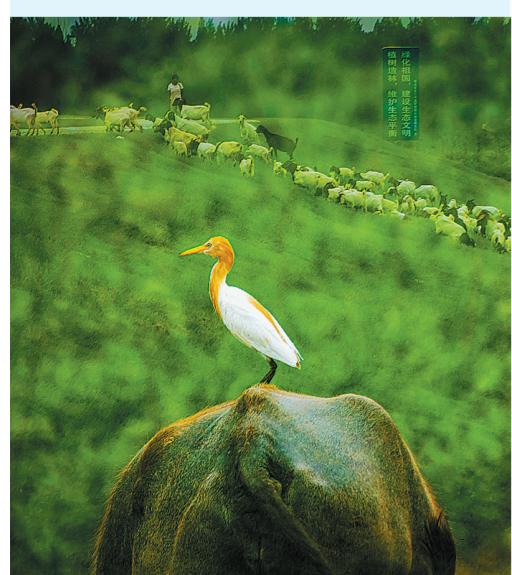
## 黄河滩里的油画

吴朝标

攀上坡与蹚沟坎的人,心情都是一样的  
画蓝图与画壮志,用的是同一条河  
低处的浓墨重染  
因为光线和温暖总会选择性忽略  
高处的淡写轻描  
因为要分出高下,就像生活的阶梯

竖起的井架是荒野的脊骨  
也是油画中最突兀最尖锐的部分  
躺下的输油管线隆出的曲线  
是油画中苍凉的基调  
也是现实中走不完的路,望不断的远方  
而即使笔锋回转,意味却深长

季节变换为油画不停渲染着色  
荒芜或繁荣,疯长或匍匐  
当石油人行走在无边无际的黄河滩中  
总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油画里  
一抹寂寥无名却不可或缺的生动  
像一片红叶,像笔尖无意滴落的色彩



牛背鹭

曾黎红 摄

## 散文

彭宁

马海华很忙,忙得没有时间孤独。这与常理不符。

他所管理的采油二区P116平台,是江汉油田坪北经理部井比较多的一个平台。这里远离城镇,远离家乡、远离亲人,一天24小时独自值守在这个平台,陪伴他的只有一条狗,放眼望去,方圆十里没有人烟,孤独和寂寞如影随形。平台采油工常常打趣地说:寂寞如刀会杀人。

这个平台有18口井,其中油井13口,注水井3口,观察井2口。按编制是双人平台,但自然减员后,只留下了他一个人。

马海华曾是向阳物业处的一名管理干部。当初决定来坪北时,在玉门会战过的父亲不想让他去,说那里到处都是黄土高坡,环境不好,会很辛苦。马海华对父亲说:“当年您会战能受得了苦,我更能。”

2007年来到P116平台,马海华什么都不会。区里安排师傅带了一个月,马海华就开始独立守平台。于是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学习,看资料、问师傅,觉得大班人员知识全面,就每天跟着他们干活儿。厂家

有技术员来,他也跟在后面忙进忙出。最初感觉特别累,因为每次倒了流程回到屋里,总担心倒错了,还要回去再检查一遍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,一年后,平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他了。

在宽敞整洁的井场,整齐排列的油井被保养得锃亮,所有的阀门都擦拭得纤尘不染,一看就是被人精心呵护着。一个人守平台,什么都要靠自己,油井多了,那就必须讲效率。马海华干活儿很麻利,干净利落,不仅能看出他平时操作的熟练度,还能看出他娴熟的操作技能。

马海华曾是向阳物业处的一名管理干部。当初决定来坪北时,在玉门会战过的父亲不想让他去,说那里到处都是黄土高坡,环境不好,会很辛苦。马海华对父亲说:“当年您会战能受得了苦,我更能。”

2007年来到P116平台,马海华什么都不会。区里安排师傅带了一个月,马海华就开始独立守平台。于是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学习,看资料、问师傅,觉得大班人员知识全面,就每天跟着他们干活儿。厂家

有技术员来,他也跟在后面忙进忙出。最初感觉特别累,因为每次倒了流程回到屋里,总担心倒错了,还要回去再检查一遍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,一年后,平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他了。

到P116平台的山路特别难走。马海华印象最深的,是2008年冬天,零下20多摄氏度,大雪纷纷飞封了路,送物资的车进不来。当时只有3口油井,相应的用来取暖和做饭的伴生气就少,要做饭就不能取暖。他只能每次将炉子开一点小火,什么食材都沒法做,只能将冻得硬邦邦的馒头烤热一点,吃着没那么硌牙就行。烤热的馒头放在暖气管上,饿了就去啃几口。就这样,他连啃了5天的干馒头,没有向区里抱怨一句。一周后,队长和书记扛着物资步行上山来到他的平台,看到后都不禁红了眼圈。

马海华守平台13年,经历了很多,也更加理解了第一代石油人的艰苦。他父亲退伍后,先后到3个油田工作,带着一家人东奔西走,虽然缺吃少穿,却从来都不缺精气神。

马海华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当年父亲在野外会战,天冷的时候只能扯一篷草御寒,哪像他还有砖房,还有暖气。父辈们活的就是那种精气神,他们再苦再累,吃不饱穿不暖,但心里有希望,活得带劲儿。“和他们比,我们这点苦算什么?要懂得珍惜。”他经常教育女儿,“你是在蜜罐里长大的,在城市里工作,要能吃苦,不然怎么独当一面?”

马海华刚来坪北时体重有170斤,巡井时上坡特别累,走几步就气喘如牛。一个人守平台,要是这种体质,那肯定干不下去。马海华决心减肥。刚开始跑不动,只能快走,再慢慢往山上跑,每天早晚各跑1500米。5个月后,回家探亲的时候,他已经减到125斤。他喜滋滋地站在大客车门口,看到老母亲过来挥手致意,没想到老人家看到儿子一时没认出来,等走近了,突然间就泪如雨下,一声声地喊:“儿子啊,你怎么瘦成这样了!”马海华抱着母亲也哭了起来。那一刻,他深深体会到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的含义。

每年探亲回家,是马海华最快乐的时候。他家庭观念很重,惦记母亲、妻子、女儿,还有小外孙。2016年妻子动大手术,他没办法回去照顾,因为年初大家的倒休计划就都安排好了,如果他请假,所有人的计划就都得跟着变,别人也都等着回家,他不忍心。后来,他在视频里看到瘦得皮包骨的妻子,心疼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但他又放心不下平台,还有相依为命近10年的小狗。“每次回去休假前的一个月,我就开始每天给小狗吃一小点儿炒鸡蛋,这样会让他强壮一点,即使我不在,他也不会轻易生病。”看着渐渐老去的小伙伴,马海华眼中满是不舍。

两头都牵挂,亲人是马海华的精神支柱,但平台是他的生活重心。

后悔吗?马海华说,他干事从来不后悔,只要坚定了信念,自己吃点苦,受点累,也没有关系。

孤独吗?马海华说,他没有时间孤独啊,当男人肩负起家庭和工作两个责任时,每一天都想着怎么干好工作,怎么变成更好的自己,去照顾好家人,哪里有时间去孤独呢?

## 散文

## 她在大漠

郑金国

在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,坐落着我国第一个古生界海相大油田——塔河油田。

塔河油田已开发20多年,一群石油人坚守在这里。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,荒漠和孤寂里有了人声喧闹,有了钢铁交响,黄风黄沙中有了抹火红。

百万千瓦吨油从这里输出,一天,一年,十年,二十年……

每一口在生产的油井都要有人照料。一群人,在有油井的地方,盖起房子、建起院子,像照顾家人一样照看着油井。

在塔河油田人的眼里,大漠,是房前屋后的场院。他们忙碌着前院后院的油井,就像老农收拾自家的菜园。

而有些细节是你看不到的,比如饭前吐一下嘴里的沙子,睡前扫一层床单上的沙土……

偶尔,一群行进的红工衣里,几个稍显婀娜的背影,或白色头盔下匆忙飘出的一缕秀发,会让单调的沙漠小路生动许多。

石油女工——很多时候,她们忽略了自己的性别,忙碌的身影在相同的岗位上做着相同的工作,撑起另一半天空。

戈壁滩上没有百合花,就像吕玉丽的人生规划里,起初是没有这片大戈壁的。从华东石油大学(北京)研究生毕业来到西北油田,不知不觉就扎下了根,像一朵素洁高雅的百合,安静地开放在塔克拉玛干北缘这片戈壁滩。七年时间,不长也不短。

我采访时,她很意外:“为什么采访我?”“为什么不能采访你?”“我像上报纸的样子吗?”“上报纸应该是什么样子?”这段小学生式的对话后,她知道了采访也可以像聊天一样。

从小她就知道自己不出众,但她很认真,很努力。她是个恋家又胆小的姑娘,高考时选了离家最近的大学。大学毕业觉得学得不够就继续读研。研究生毕业了,所学的专业告诉她,在中国能找到大油田的地方,一个在海上,一个在沙漠。

选择了沙漠,就意味着整日与肆虐的风沙为伴。

刚毕业的她,顾不上外面的风沙,一头扎进资料堆里。半年后要倒班休假了,她从一堆资料里抬起头:要回家了,几千公里,咋回?她从未出过这么远的门,不知道咋回家。网上求救,各种攻略。当她蹦跳着出现在自家院子里时,妈妈吓了一跳:这个从小恋家的小姑娘,不仅跑到了天边,还能自己从天边跑回来!

她觉得自己不出众,就更加努力。人员倒不过来,她能顶几个岗的工作;部门负责人赶不回来,她也能顶上去……一天天,一年年,她在的部门工作量大,人员流动快,她没有流动。

她现在是这个采油厂的副主任师。她说,油藏开发已经进入精细化、定量化阶段,在知识结构上还有很多不足要弥补。

淡雅的笑容如一缕清风,轻言慢语中,她平淡地讲述这几年的经历。

走在一群红工衣里,她真的不出众。有时候我会刻意去寻找,到底哪一个稍显婀娜的背影会是她呢?



黄超 摄

## 散文

## 情系沂蒙山

几天后,他离开了东五湖村,可是他去的不是北京,而是东五湖。

石油化工。这里,又将开启一段新的征程。

## 他把自己当成“村里人”

5月31日,唐卫东、谢献文两位驻村第一书记告别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父老乡亲,回到齐鲁石化上班,重启企业工作的人生键。

企业里生,企业里长,农村生

活于唐卫东、谢献文而言都是陌生的。

两年前来到邵湖村时,唐卫东

还认不全农具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

他已成功减重10公斤,皮带扣松了

两个眼儿,不单农活儿看得懂、

下得了手,党建工作、集体经济、乡

村建设更是他手到擒来。

临回齐鲁石化公司前,他还联

系了一家公司,帮村民彭其刚的草

料场卖出1300多吨草料,增收20

多万元。

临上车前,村民将19面

锦旗、五六套棉衣棉裤塞到他手中

——依照沂蒙当地的红色乡俗,沂

蒙人给自己所敬重的人,都要送

上棉衣棉裤。当然,最终棉衣棉裤被

退回,他只拍下几面锦旗的照片留

念。

采访中,唐卫东总是说到一个

词:“我们邵湖……”他已经把邵湖

当成了自己的家乡,把自己当成了

村里人。

邵湖村3000多人,分布在东、

西、中3个自然村里,却只有一个

村的扶贫资金,真是“张飞兜里没

几个瓜——穷”!两年后的今天,

邵湖村集体收入已增加到60多

万。

与唐卫东一样得到成长的,还

有谢献文——他喜欢在村里转,整

合零星铁艺、柳编制作小作坊,形

成拳头规模,不单让农户受益,也

让谢献文深深懂得“多到基层调

研,才能了解村民需求,也才能发

现问题解决问题”的道理。他说:

“这将会影响我的一生。”